

西方经典犯罪心理小说

JAMES ELLROY

[美] 詹姆斯·艾尔罗瓦 著

陈法春 林斌 译



洛杉矶的秘密

L.A. CONFIDENTIAL

群众出版社

电影及小说均创当年
销售最高纪录



西方经典犯罪心理小说



洛杉矶的秘密

[美]詹姆斯·艾尔罗瓦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洛杉矶的秘密 / (美)艾尔罗瓦著; 陈法春, 林斌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1. 4
(西方经典犯罪心理小说)
ISBN 7-5014-2421-7
I. 洛… II. ①艾… ②陈… ③林…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1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1934 号

合同登记号 图字:01-1999-2042

洛杉矶的秘密

著 者:(美)詹姆斯·艾尔罗瓦
译 者:陈法春 林斌译
责任编辑:晓 潇
装帧设计:魏逸扬 潘 予
责任印制:连 生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67633344 转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100078
印 刷:北京通天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插页 2
字 数: 352 千字
印 张: 12.75
版 次: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14-2421-7/I · 712
印 数: 0001-7000 册
定 价: 21.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这一代人中没有谁能在揭露黑幕的广度和深度上同詹姆斯·艾尔罗瓦相提并论。”

——《底特津新闻》

“艾尔罗瓦不遗余力地表现情感。”

——《洛杉矶时报》

“艾尔罗瓦是描绘黑色画卷的大师，他放下排笔，用钢笔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刻画……他将语言磨练成了一种坚硬无比、攻无不破的工具。”

——《联合报》

“一部无可辩驳的大胆的艺术作品，疯狂地再现了暴力、罪恶和难以平息的自憎。艾尔罗瓦的犯罪心理小说代表着这一体裁的最高水准。”

——《纽约新闻》

“艾尔罗瓦突破界限……他反映战后洛杉矶生活的历史小说具有歌剧的特征，是犯罪心理小说的新进化。”

——《洛杉矶周报》

“艾尔罗瓦是玩儿情节线索的高手。他文风洗练，用简约的文字勾画出黑色的线条，利如板斧、快似解剖刀。”

——《芝加哥论坛》

“艾尔罗瓦不久就会像哈梅特和雷蒙德·钱德勒一样知名，而《洛杉矶的秘密》则会成为他荣登榜首的作品。”

——《圣地亚哥联合论坛》

“黑得冒烟，一切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环环相扣。”

——《纽约每日新闻》

“艾尔罗瓦是一位血腥的诗人，创作起来犹如咆哮着的电锯，他为当今死气沉沉的犯罪心理小说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

——《亚特兰大议事录》

“艾尔罗瓦天资过人，已经聚集了一大批如痴如醉的崇拜者。”

——《旧金山新闻》

故事梗概

《洛杉矶的秘密》以50年代洛杉矶警察局为背景，描写警界内部的阴谋及犯罪。

故事开始的时候，米克斯被黑社会巨头科恩及刑侦队长达德利追杀。达德利与科恩的巨额毒品交易败露，但科恩以逃税之罪责将其草草收场。而在另一场景里，父辈们在开导颇具抱负的埃德巡佐：“除非你敢于当机立断地杀死那些罪行确定的人，而不是把他们送上法庭，最终让他们钻了法律的空子逃脱了惩罚，否则你就永远当不上一名侦探。”

同一天晚上，警官巴德、文森斯和迪克痛打了在押的一伙墨西哥黑帮。埃德曾试图阻止他们，事发后他在对这三名警官的指控中作证而让人记恨。巴德和文森斯被调离岗位，迪克被解雇，埃德提升为侦探。

紧接着，“夜猫”酒吧发生了血腥的武装劫案，六人丧生，埃德“成功”地证明了三个黑人就是凶杀案的嫌疑人，并在缉捕过程中将其击毙，因此获取了英勇勋章。

与此同时，巴德在调查“夜猫”案的另一受害人索托时发

ABE 80 / 9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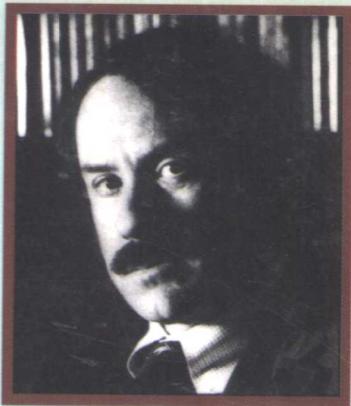
现，她在为神秘的百万富翁帕奇特效力。帕奇特的众多营生之一就是通过整容为客人提供貌似影星的妓女，巴德还监视了帕奇特的另一名妓女林恩·布雷肯，并在后来与之发生了关系。

在随后的调查中，索托承认她编造了证词使三个黑人成为酒吧的杀手。埃德将其供养起来，后来索托与其父亲、前警察普雷斯顿生活在一起。普雷斯顿是著名的地产开发商，与当地豪族雷蒙德·迪特尔林关系非同一般。

随着调查的深入，埃德为了自己的升迁、文森斯为了消除犯罪证据、巴德为了保住职位终于走到一起，林恩·布雷肯生活在埃德及巴德之间，披着神秘面纱。埃德逐渐发现了达德利及地方检察官洛的罪恶勾当。“夜猫”案的相关证人及一些恶性的诸如淫杀案件相继发生，现场惨不忍睹，闻所未闻。随着洛杉矶黑社会老大科恩的出狱，围绕着他的一系列谋杀也相继发生。原来达德利试图控制黑社会，霸占他的地盘。达德利还设下伏击，打残了巴德，打死了文森斯，后被埃德击毙。“夜猫”案水落石出，由此牵出了普雷斯顿的血腥发家史及雷蒙德·迪特尔林家族卑鄙的罪恶，这是埃德不惜代价的成功。

故事结尾处：普雷斯顿、索托及迪特尔林自杀，洛辞职，埃德获得升迁，巴德带着布雷肯、裹着合法的黑钱离开了洛杉矶。

《洛杉矶的秘密》以极其真实的笔触描述了司法系统的罪恶，读来触目惊心。图书及据此改编的电影在当时创下了最高销售纪录，备受青睐。“犯罪心理小说”前三本的热销，足以证实中国读者也会非常喜欢它。



“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美国作家之一”

《纽约时报》书评专栏

詹姆斯·艾尔罗瓦是美国最著名的犯罪心理小说家，在这类作品的多次评奖中，他总是毫无争议地独占鳌头。他的每一部作品的问世都能引起轰动和广泛的阅读热潮，几乎每一个美国人都读过他的书。他的《洛杉矶的秘密》和《黑色大丽菊》更是创下了图书和电影同期的最高销行业绩，自传小说《我心中的阴影》以及《白色爵士舞》也稳居当年排行榜首位。艾尔罗瓦如日中天的声誉来自他作品中对罪恶人性的摄人心魄的讲述，他是“犯罪欲念”的绝好诠释者。

西方经典犯罪心理小说

- ◆ 《无处藏身》
- ◆ 《黑色大丽菊》
- ◆ 《白色爵士舞》
- ◆ 《我心中的阴影》
- ◆ 《洛杉矶的秘密》

L.A. Confidential



责任编辑：晓 潘
装帧设计：魏逸扬
潘 予



引子

1950年2月21日，圣·贝多山麓的一个废弃汽车场：米克斯带着九万四千美元、十八磅高等海洛因、一支十厘米口径的猎枪、一支点三八口径的特制手枪、点四五口径的自动手枪和一把折刀入住。折刀是他在边境从一个墨西哥青年手里买的——就在他发现停在边界线那边的那辆小汽车之前。科恩的打手们坐在一辆未带标识的洛杉矶警车里：蒂华纳的警察们站在一旁，等着从他身上揩点油，然后把他的尸体扔进圣·叶斯德罗河里。

他已经跑了一个星期了，花了五万六千美元才算保住了性命：一辆辆小汽车，一夜花四五千买个藏身之地——危险的价码——店老板们知道科恩因为被他抢了毒品买卖的山头、拐走了女人而在追赶他，洛杉矶警察因为他杀了他们的一个同事而在追捕他。同科恩签定的合同把一桩毒品买卖彻底给搞砸了——因为怕报复，谁也不敢去动那熊东西。他所能做的只是把毒品交给多克的儿子们——多克会将它们冷藏、包装，以后再把它们卖了，分给他一份儿钱。多克曾和科恩共事，算他聪明、怕了科恩这个刺儿头。兄弟俩要了他一万五千美元，把他送到埃尔·塞拉诺汽车旅馆，正在谋划怎样潜逃。今天傍晚，两个男人——非法入境的墨西哥走私者——会开车送他到一片豆地，然后通过白粉航线迅速把他转移到危地马拉城。他将在美国大陆有二十几磅大“海货”可供支配——前提是能相信多克的儿子们，而他们也能相信那两个走私者。

米克斯将车开进一片松树林，拖出他的皮箱，打量着四周的环境：

旅馆呈马蹄状，有十几间房，背后是一些丘陵——后面是没有



通道了。

院子里铺的砾石已经松动，上面盖满了小树枝、烂纸、空酒瓶——脚踏上去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车开过去会轧断木头、轧碎玻璃。

要进去只有一条途径——就是他开车进来的那条路——侦探们要想近距离射击必须穿过树林。

要不，他们也可能躲在某间客房里。

米克斯抓起那管 10 厘米口径猎枪，踢开一间间房门。一、二、三、四——蜘蛛网、耗子、下水堵塞的浴室、腐烂的食物、西班牙文的杂志——走私者们很可能在将墨西哥人送往克恩县的奴隶农场前，把他们安置在这个地方。五、六、七，里面在排五点——几家墨西哥人挤在几片席子上，被一个持枪的白人吓呆，“没事儿，没事儿”好让他们镇静。最后一组房间空着，米克斯取下背包，扑通一声把它扔进十二号房。可以看见前面——院子，弹簧床垫露出木棉。在美国最后一家廉价旅馆，这些就不错了。墙上钉着一本干奶酪般的日历，米克斯翻到 4 月找他的生日。是一个星期四——日历上模特的牙很糟糕，模样不错，让他想起了奥德丽：当过脱衣舞女、科恩从前的姘妇，也是他杀死一名警察、拿下科恩——德拉戈纳“海货”交易的起因。他把日历翻到 12 月，博着为自己算了一命，看能不能活过这一年。结果让他大惊失色，胆颤心惊，他额头上的筋也怦怦地跳了起来，让他满头大汗。

情况更糟了——他因神经紧张颤抖起来。米克斯把武器放在窗台架上，将口袋都塞满了弹药：点三八手枪的子弹、自动手枪的备用弹夹。他将折刀插在皮带上，用床垫堵住后面的窗子，砸碎前面的窗子以便通风。一阵微风吹来，带走了他汗珠上的热气，他看着窗外的墨西哥孩子们扔棒球。

他待在那儿没动。非法入境的墨西哥人聚集在外面：对着太阳指指点点，好像是在靠太阳判断时间。这么热的天，卡车开来不容易——对三个通缉犯、一张吊床而言，这可是一件费力气的活儿。傍晚到了，摘豆子的人们开始闲聊。米克斯看见两个白人男子——一胖一瘦——走进院子里。他俩挥手打招呼，墨西哥人挥



手回应。他们看上去不像是警察、也不像是科恩的打手。米克斯走到门外，身后带着他那杆 10 厘米口径的猎枪。

来人挥手致意：满脸微笑，毫无恶意。米克斯查看了一下来路——一辆绿色的轿车逆风停在那里，挡住了浅蓝色的什么东西，太小了，不可能是杉树丛中露出的天空。他看见一个彩色金属制品，咔哒一声打开保险：贝克斯菲尔德，与需要时间拿钱的那几个家伙的会面，那辆一分钟后试图向他进行连珠炮似进攻的绿蓝色小汽车。

米克斯一笑：友好，不怀恶意。手指搭上扳机，向那个瘦人走去。莫尔，好莱坞警察局的一个外勤巡警——他曾在斯克里夫纳路边汽车餐馆向服务员送媚眼，鼓起胸膛，让手枪显露出来。胖子靠得更近一些，他说：“我们的飞机在那边等着。”

米克斯从后面甩出猎枪，扣动扳机。胖子吃了鹿弹，应声栽倒，正好扑到莫尔身上，把他撞得后退了几步。那些非法入境的墨西哥人手忙脚乱地四处逃窜。米克斯跑进房间，听到有人正在打后窗户。他猛地拉开床垫。活靶子：两个男人。三发三〇近射。

那两个人开了花，玻璃和血覆盖了另外三个在墙上蠕动的人。米克斯跳起来，摔倒地上，向三双紧贴在一起的腿开火，他的另一只手猛伸出去，从一个死人的腰带上拔下一把左轮手枪。

院子里阵阵尖叫，砾石上匆匆的脚步。米克斯扔下猎枪，趔趄趄趄地向墙边走去。跨过那些人，闻到了血腥味——都是近距离平射击中头部。

房间里一阵扑通扑通响，两支步枪放到伸手可及的地方。米克斯叫道：“我们抓住了他！”一阵欢呼声应答了他，胳膊腿纷纷从窗子里伸出。他拿起离他最近的武器，让它工作起来。全自动：瓮中鳖，墙灰爆落，干柴起火。

跨过死尸，走进房间。前门仍开着，它的手枪还在壁架上搁着。传来一声奇怪的重物落地声，米克斯看见一个人平趴在地上——正从床垫后面瞄准。

他扑向地板，用脚踢，没踢着。那人开了一枪——子弹擦面而过。米克斯抓起折刀，跳起来，捅出去：脖子、脸，那人惨叫起来，连



连开枪——跳弹横飞。米克斯割断他的脖子，爬过去，用脚关上门，抓起两把枪，大口喘着气。

火势蔓延：烤熟了尸体，烧着了松树。前门是他出去的惟一通道了。还有多少人在那儿持枪等待呢？

一阵射击。

从院子里袭来的一发发重型子弹击倒了一截截墙。米克斯腿上中了一弹，另一发子弹擦伤了他的背。他扑倒在地板上，子弹不停地袭来，门倒了——他一下子就交上了火。

射击停止了。

米克斯把枪压在胸下，像死人一样伸开身体。几秒钟好不容易过去了，四个男人持枪走进来。小声说道：“死肉”——“咱们小——小心点”——“狗日的疯子。”门口，莫尔不在其中，脚步声。

踢他的肋，急促的呼吸，嘲笑声。一只脚伸到他身下。一个声音说：“婊子养的。”

米克斯猛拉那只脚，那人向后倒去。米克斯转过身来射击——近距离，全部击中。四个人倒了下去，米克斯看到一副颠倒的景像：莫尔转身跑了。他身后，“喂，伙计。”

达得利正穿过火焰，穿着消防队员的大衣。米克斯看到他的手提箱——九万四千美元，毒品——躺在床垫旁，“达德利，你是有备而来呀。”

“就像童子军一样，伙计。你有没有告别辞要做？”

自杀：抢了一桩达德利监视着的买卖。米克斯举起双枪，达德利先开了枪。米克斯死了——心里仍想着像阿拉莫一样的埃尔·塞拉诺汽车旅馆。

第一章 血腥圣诞节

1 巴德坐在一辆未加标识的车里，看着市政厅圣诞树上的“1951”字样来回闪烁。后座上装满了局里晚会用酒。他一天都在从商人们那里搜刮东西，躲开了帕克的指令：已婚男人24号和圣诞节放假。上街巡逻的都是些单身汉，中心侦查队被调去搜捕流浪汉们：局长想把当地的醉鬼闲汉们冻结起来，以便他们不去弄砸鲍伦市长在官邸的草坪上为穷孩子们举办的晚会、抢吃所有的饼干。去年圣诞节，一个疯黑鬼突然抽出那个家伙，在标明是为某个孤儿院的臭小子们准备的一瓶柠檬汁里撒了尿并对鲍伦夫人下命令说，“给我系上裤带，婊子。”帕克当上洛杉矶警察局长后的第一个圣诞节，是在把市长夫人送往中心接收站接受镇静治疗中度过的，而现在，一年后，却是他在为此付出代价。

后座装满了酒，把他的脊梁骨挤得顶住了吉露牌果子冻。助理看守官埃德是个循规蹈矩的人，看到一百名警察在集合厅饮酒作乐时也许会专横干涉。约翰尼迟到了20分钟。

巴德打开对讲机。嗡嗡声静下来：商店行窃，中国城发生酒店抢劫案。乘客座席门打开了，约翰尼钻了进来。

巴德打开表盘灯。约翰尼说：“节日快乐。迪克哪里去了？我有东西给你们俩。”

巴德打量他一下。科恩的保镖已经失业一个月了——科恩因偷税被告发而破产，无聊的日子，3点到7点待在麦克内尔岛上。约翰尼回家修剪指甲、熨平裤子，“是迪克警佐。他同时撵流浪汉和领薪水的人。”

“太糟了。我喜欢迪克的作风。你知道的，巴德。”

棒小伙约翰尼：帅气十足，紧紧向上梳拢的头发呈卷曲状。巴

德对他的功力早有耳闻，“有话快说。”

“迪克比你有礼貌，巴德警官。”

“你是来给我找茬儿还是有事要谈？”

“我要是找茬儿就去找拉娜·特纳了，而你总在给打老婆的家伙们找茬儿。我还听说你对那些女士们温情脉脉，并且对长相不是太挑剔。”

巴德把指节掰得噼啪噼啪响，“而你靠操别人谋生，科恩捐给慈善机构很多钱，但他不过是个毒品贩子和拉皮条的。所以我对那帮打老婆的他妈的怨恨再多，也不至于把我变成你吧，王八蛋？”

约翰尼笑了笑——胆怯地，巴德向窗外看去。一个救世军圣诞老人从水壶里抓硬币，街对面酒馆的一道风景。约翰尼说：“你看，你要情报我要钱。科恩和戈德曼在服刑，他们不在时由杰赫卡处理事务。杰赫卡一门心思弄那些破烂玩意儿，他不给我派活儿。文森斯怎么也不会雇我，科恩那里也不给该死的信封了。”

“不给信封了？科恩发财了。我听说他把那批弄砸他的、与文森斯交易的毒品又给弄回来了。”

约翰尼摇了摇头，“你听说的不对。科恩找到了抢劫者，但是毒品没了。那家伙从科恩这儿弄走了十五万美元。因此，巴德警官，我才需要钱。要是你的告发经费还没动，我会给你提供一些 A 级逮捕线索。”

“当个守法的人，约翰尼。作个像我和迪克一样的白人。”

约翰尼吃吃一乐——笑得很勉强，“大偷二十美元一个，打老婆的商店窃贼三十美元一个。来点儿刺激的，来这儿时我看见一个家伙假扮顾客在奥尔巴克商店行窃。”

巴德拿出一张二十的和一张十美元的，约翰尼一把抓过钱，“拉尔夫。黄头发、胖子、40岁上下、穿羊皮文森斯衫、灰色法兰绒裤子。我听说他一直在打他老婆，还让她接客挣钱去还他的赌债。”

巴德记下线索。约翰尼说：“圣诞节快乐，巴德。”

巴德抓住领带使劲一拽，约翰尼的头撞到仪表盘上。

“新年快乐，意大利佬。”



奥尔巴克商店人山人海——购物的人们涌动在柜台前、衣架边。巴德奋力挤到三层、商店行窃者的首选地盘：珠宝、瓶装酒。

柜台上堆满了手表，收款机前排起了三十人的长队。巴德拉网般地搜寻着黄头发的男人，与主妇和孩子们擦擦碰碰。他眼前忽然一闪，看见一个黄头发、穿羊皮便装的家伙匆匆向男厕所走去。

巴德推开人群，走进厕所。两个老头儿站在小便池旁，灰色法兰绒裤子落到厕所隔间的地板上。巴德蹲下身向里面看——抚摸着珠宝的手中拿着一瓶白兰地酒。那两个老家伙拉上拉链出去了，巴德敲了敲隔间，“出来吧，圣诞老人来了。”

门猛然一开，飞出一只拳头。巴德挨了个正着，撞到水池上，滑了一跤。一阵拳头向他脸上打来，拉尔夫像快速棒球一样地跑了出去。巴德起身追赶。

出了门，购物者挡住去路，拉尔夫从一个侧出口慌忙逃走。巴德穷追不舍——在出口处沿着防火通道追下去。停车场空空如也：没有车进入，也不见拉尔夫。巴德跑向他的警车，打开对讲机，“4A31号请求调度。”

没有回应，过了一会儿：“收到，4A31号。”

“查最新的地址。白人、男的、姓金纳德、叫拉尔夫。我猜他的姓应该拼成 K-I-N-N-A-R-D。准备好了吗？”

那人开始接收，巴德猛戳一通：叭——叭——叭——接收器响起来：“4A31号，收到你的请求。”

“4A31号明白。”

“确认有个叫拉尔夫·托马斯·金纳德的，白人、男的，多波……”

“只要该死的地址，我给你说过——”

调度员讥笑一声，“算是给你个圣诞礼物吧，臭小子。地址是常青街 1486 号，希望你——”

巴德用手指弹上对讲机，朝着东边的特勒斯城驶去。开到四十迈，使劲按喇叭，常青街五分钟就到了。十二个 1300 街区嗖嗖闪过，1400——退伍老兵活动房——跳入眼帘。

他停下车，沿着街边牌号找到 1486 号——拉毛水泥建筑，房



顶上有做成圣诞老人雪橇的霓虹灯。屋里亮着灯，一辆战前产的福特车停在车道上。透过一扇玻璃窗：拉尔夫正在威逼一个穿浴衣的女人。

那女人圆脸，35岁左右。她向后退，浴衣敞开了。她乳房擦伤，肋部划破。

巴德回到车里去取手铐，看到对讲机在闪烁就拿起来通话，“4A31号应答。”

“明白，4A31号。袭击警察案。两个巡警在河畔街1990号的一家酒馆外遭到袭击，六个嫌疑人逍遥法外。他们的身份已经从车牌号得到确认，但其他的都被改过了。”

巴德一阵震颤，“对我们的人不利吗？”

“好了。到53街5314号去，林肯山庄。逮捕迪纳多，D-I-N-A-R-D-O，他叫桑切斯、21岁、男、墨西哥人。”

“明白，你派一辆警车到河畔街1486号来。拘留了一名嫌疑人白种男人。我不会在场，但他们能看到他的。告诉他们，报告由我来写。”

“在霍伦贝克局备案了吗？”

巴德应答，拿起手铐。回到房子，有一个室外电路盒子——开关在那里，一直敲到灯突然灭了为止。圣诞老人雪橇还亮着，巴德抓住一根输出线使劲一拽。霓虹灯落到地面：“驯鹿”爆炸了。

拉尔夫跑出来，被“驯鹿”鲁道夫绊倒。巴德铐住他的双腕，把他的脸往人行道上撞。拉尔夫嗷嗷乱叫，嘴里沾满了砾石，巴德开始了他对家庭暴力分子的演讲，“你一年半后会出来，我会知道具体日子的。我还会查出谁是你的假释监督官并会和他搞好关系，我会来看你，给你打个招呼。要是你再碰她我会知道的，我会以有人告发你强奸幼女来收拾你。你知道在圣昆廷监狱他们对强奸幼女的人都做些什么吗？嗯？”

灯又亮了——拉尔夫的妻子在保险盒那里接电线。她说：“我能去我妈妈家吗？”

巴德把拉尔夫兜里的东西都掏了出来——钥匙、一卷现金，“开上车，让你自己镇静一下。”